

上海街头的这些碉堡，与国内广州，以及英国的那些碉堡还不尽相同。除个别以外，绝大多数留存在上海的碉堡，个头反倒是不大的。

## 上海街头的这些碉堡，与国内广州，以及英国的那些碉堡还不尽相同。除个别以外，绝大多数留存在上海的碉堡，个头反倒是不大的。

更符合当代审美，确实是一门学问。在过去的岁月中，诚然有一些碉堡成为了街头风景的一部分，但大多数则处于看起来占着马路，或者居于绿化带等的环境中。

且看欧洲对于战时留存下来的旧碉堡是如何处理的——

位于英国牛津郡北部比斯特（Bicester）地区的一座二战期间碉堡，前几年被改造成豪华别墅。改造后的别墅不仅拥有豪华卧室，还有宽敞的阳台和开放式厨房；位于英国萨福克郡海岸线徒步（Suffolk Coast Path）留存的200年前的碉堡，本是为了防卫拿破仑军队而建造，如今则被改造成私人度假小屋。在保留建筑外观的情况下，内里则按照民宿的标准做了一番装修——一层主要是三个卧室、两个洗浴间和两个书房，二层则有会客室和小酒吧。

工业设计师斯图尔特·皮尔西主导设计了这一改造项目。他认为，旧碉堡在粗犷中流露出一种超凡脱

俗的神秘气质，而如今脱离了战争情态的海边，特别适合度假。让旧碉堡改变成海景民宿，比废弃或者拆除都更有价值。

国内也有类似的案例。几年前，有一档《梦想改造家》节目，设计师将广州西关一户人家居住多年的6层楼碉堡进行了重新内装修。噪声大、采光差、漏水、房屋结构老化……

这些问题都没有难倒设计师。六层跨度、楼梯多、窄而陡，本是这幢旧碉堡的特点。但在设计师谢英凯的思路里，这些问题也可以变成设计上突出的特点，也能在设计中“屏蔽”掉缺点，让住家可以比较舒服地在碉堡里生活。比起英国那些改造成度假民宿的碉堡来，广州西关的这处碉堡改造难度更大，原因是住家要在里面长期生活，而不是只希望有短暂的度假体验。

上海街头的这些碉堡，与国内广州，以及英国的那些碉堡还不尽相同。除个别以外，绝大多数留存在上海的碉堡，个头反倒是不大的。这与国民党反动派当年布置上海战役时的思路有关。他们希望以坚固的数量庞大的碉堡，构成交叉火力，来阻止解放军的进攻。但单个的碉堡里甚至只能安排一个班甚至更少的士兵。这样，能部署更多部队，在施工上也符合当年国民党工兵以及拉来的民夫所构成的生产力。而如今，此类碉堡的保存，大多也只是将射击孔用水泥封堵上。在凤城新村，有居民曾告诉前去采访的记

者，这些封堵射击孔的水泥是很松的，榔头敲两下就能恢复原貌了。用水泥封堵，其本意是为了防老鼠窜进窜出。

在法国里维尔海滩上，街头艺术家贝尔格（Blego）用街头涂鸦的手法，将一座古老的废弃碉堡装饰成一个大鳄鱼的模样，射击孔则被装饰成鳄鱼的眼睛。当然，此种手法，在国内处理旧碉堡时，并不能完全照搬。但如果对于一些报批可以拆除的碉堡，并不一味一拆了之，而是在与环境相匹配的情况下，在碉堡上做一些当代艺术实践，而非单以写实手法做一些表现，则也能让当代都市平添一些当代艺术气息。当然，此等在旧碉堡上的再创作，应该在流程中学习漕宝路七号桥碉堡，向军地等方面的主管部门申报，并得到有关部门的指导，这样，才可能不偏离旧碉堡保护、艺术创作的初衷。

与南京炮兵学院退休教师费仲兴的看法相类似，上海知名博主“食砚无田”认为，上海旧碉堡同样应该以旅游手册的形式展现出来。实际上，他本人已经搜集整理了一批内环线、中环线内旧碉堡的分布图。在“食砚无田”看来，每一代人对旧碉堡都有每一代人的记忆。他记忆中的碉堡，是儿时城乡接合部抓蟋蟀的所在。而现在的年轻人所看到的碉堡，则早已是城市化的街市上的一个有点儿特别的存在。只有让年轻人更多了解这些碉堡，才会让后人牢记新中国成立的艰难革命历程，珍惜如今的美好生活。■

